

□许志杰

辛丑年末，老爷(老家人叫曾祖父为老爷，曾祖母叫老妈)最小的弟妹、我的十六老妈辞世，享年96岁。从1889年农历二月初八曾祖父出生，到2021年秋十六老妈去世，曾祖父这辈人的跨度达132年，算是不小的奇迹。

我和曾祖父未曾谋面，但有一个相当巧合的事，把我与他老人家的情分拉得似乎非常之近，老有让我这个曾孙感激涕零的那样一份情愫牵动着我的心，去了解他、记住他，关注与曾祖父相联系的人和事物。因为我出生的农历八月初七，也是曾祖父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一来一去，我们家族在这一天实现了曾祖与曾孙的四辈接棒。当然只是借此强调一下我的重要性，其实早在我哥出生的时候，曾祖父已经过上了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我的贡献也就算锦上添花而已。知道了我和曾祖父的这种缘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总存着这样的想法：人世间的名额是有限的，曾祖父为了我的出生不得不提前离去，腾出有限的人生资源让曾孙补上，这就是人类的生生不息、代代相

【个人记忆】

曾祖父那辈人

坊(酿酒厂)，城里有马车店、钱庄。曾祖父没文化，不知吃了多少没文化的亏，家里条件好了之后，就把他的弟弟们全部送到私塾或学堂，以了却自己的读书心愿。

在16位曾祖父当中，我见过且有较深记忆的至少有五位老爷、六位老妈。当然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我的曾祖母，打我出生，我们就一直住在一起。尤其是曾祖母中风瘫痪以后，因为爷爷奶奶在外地工作，照顾瘫痪在炕上的曾祖母的重任落在了我母亲身上。父亲开火车奔驰在济南、青岛间的胶济铁路上，无暇顾及，母亲带着我们艰难前行，生活异常艰辛。曾祖母在炕上一躺就是八年，老人家于196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我印象极深，出殡时的队列一眼看不到头。曾祖母与我母亲从安丘县的同一个村庄先后嫁到我们村，成为奶奶和孙子媳妇，感情亲近。听母亲说，曾祖母是持家好手，曾祖父想出的很多主意都是曾祖母协助实施完成的。她处世温和、处事得当、光风霁月，无论是在家族里还是村子里，都享有很高的个人威望。母亲常说这个故事：有一天中午，趁家人休息，一个小偷溜进了院里，被发现后很



传，一个家族的新老更替。

曾祖父许肇翰，山东潍县东南乡东王松人(今潍坊市坊子区)，生于1889年农历二月初八，他的出生开启了曾祖父这辈人对我们这个人丁兴旺家族的跨越式推动与发展。首先是人口的急剧增加。曾祖父的父亲是亲兄弟4个，这4位亲兄弟共同为这个大家庭贡献了16位公子，亦称叔伯兄弟。我曾祖父为大，也就是说，曾祖父的爷爷有16个亲孙子。而这16个孙子又为他们的爷爷生出37位曾孙，就是我的爷爷那辈人，我爷爷又是他们侪辈37位中的老大。这么庞大的家族系数，以至于到了爷爷那辈就无法再按原来的排序延展下去，只好以曾祖父和他的15个小弟各自分支衍生，另起一行。虽然我的父亲以及之下我的哥哥于侪辈中人依然排行老大，却再无曾祖父那辈兄弟气势磅礴的排序。适逢革命成功，旧的礼制被废，曾祖父顺势而为，决断地革了自己封建家庭的命，也算是一位简单的革命者吧。

丁兴势众，确实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流，据说做饭、吃饭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大片。大家庭没分家过日子的时候，成员最盛时达到120人之多。开始是曾祖父那辈兄弟的16个媳妇分成四人一组轮流做饭。后来媳妇熬成婆，三十多个孙子媳妇分组值班，有的做饭，有的打扫家族胡同和院子的卫生，农忙时节还要下地干活。这么多人不可能聚在一起吃饭，只能各个小家庭派人到总部大院打饭，带到小家庭的院落或房间用餐，饭后再把碗筷洗净送到大厨房。人来人往，一起为吃饭而奔波的场面，何等壮观！可惜那时候没有摄像器材，任凭时光流逝，带走了不可复制的历史画卷。

在人口大量增加的同时，大家庭的物质积累迅速形成，土地资源的扩张是第一位的。原本我们这个家族勉强算是一个耕读之家，虽在明朝万历年间出了进士许舜民，但还是以种地为生，多平庸之辈，无显赫之处。清中叶以降，潍县一带工商业发展，祖上几代人便靠推着独轮车走南闯北，卖点南有北缺的小东西，赚点蝇头小利。勤俭持家，点滴积累，到了清末，算是积攒了一些家产，购置了村子周边的不少土地，筑起了几个院落。日常生活进入有条不紊的平稳时段，家人心绪安妥，礼仪彰显，年复一年，资本扩张，人丁兴旺。尤其是曾祖父长大成人后，其不凡的生产经营理念和家族管理能力显现，在庞大的家族发展事业中占据上风，不到20岁就成为这个大家庭说一不二的掌门人。听说曾祖父没有进过一天学堂，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却精于算计、善于计划，家里家外一把手，治家有方。家族最为发达时，开着油坊(榨油厂)、酒

快遭围困在一间房子里。此时曾祖母来了，走进小偷躲藏的那间房里，看了一会儿，转身出来，让家人放下手里的棍棒各自散去，然后打开了小偷躲藏的房屋后门。不一会儿，听见后门一个人跑出去的声音，大家知道，那个小偷跑了。人们问曾祖母为什么放走小偷，曾祖母说，抓贼容易，放贼难。大家一听，知道这是一个熟人，于是各种猜测纷起，但是直到曾祖母去世，以至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小偷是谁。曾祖母从未对人说过这人是谁，此为老人家做人的根基。

身材粗壮短小的曾祖父有些侠气，传得很盛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打日本鬼子时他给抗日武装送钱买刀枪，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再一件就是他与在我们家做工的南乡人打赌赢了，却赔上家里一半土地的故事。据说曾祖父生前很不愿意提及此事，作为后代当尊重其意。大致的意思是曾祖父与南乡人由争执到打赌，一个火车头长还是三间屋长，曾祖父说火车头长，南乡人反之。如果曾祖父输了就给南乡人加一年工钱，南乡人输了就白干一年。结果，曾祖父赢了。南乡人二话没说，第二天背着自己的行李回老家了。几天后曾祖父排行第八的弟弟出门被绑票，绑票的组织者就是那个打赌输了的南乡人。曾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变卖一半，赎回了八弟。

处理完八弟被绑票事件不久，曾祖父亲自主持，把这个100多人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拆分了，兄弟16位各自领家为序，带着嫡系子孙们分飞筑巢。一段谈不上多么恢宏却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书写至此。不久，潍县城被解放军攻下，一个崭新的时代拉开帷幕，曾祖父和他的弟弟们涌入大时代洪流之中。其中排行最小的十六小弟许肇霞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回国后因伤不治牺牲，为曾祖父那辈兄弟和我们这个大家庭添了无上荣光。

十六老妈是曾祖父这辈人中最后一位离世的，她独自一人把年幼的孩子们拉扯大，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一辈人的历史、一个时代的聚散变迁离开我们的。十六老妈既坚韧又温暖的眼神，一直被我牢记。她身后我的爷爷辈尚有许多健在者，年岁最长者已九十三岁，为曾祖父十弟的二儿子，我叫他二爷爷。每到大年初一去拜年，二爷爷总忘不了说几句我曾祖父和过去那个大家庭的事，至今二爷爷家的客间还摆放着当年大家庭分家时得到的一张三抽桌。二爷爷一直把这张洋槐木做的桌子放在显眼处，当作这个大家庭最好的纪念物，讲述着悠长、跌宕的家族旧事。

【风过留痕】

□雨茂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6月上旬开车出城，看着公路两侧的麦田，望着随风摇摆的麦芒，我突然想起这两句诗，想起家乡麦收的场景。

因为地域因素，家乡开镰收麦从阳历五月就开始了，比黄淮平原要提前约一个月。每年阳历四月中下旬，春雷炸过，春雨降过，从南边山口刮进来湿热的风，携着槐花的馥郁，带着柏树枝的清苦，夹着油菜花浓郁的酸辛味。坡地上的麦苗青翠撩人，正是疯长、灌浆的时节。五月中旬前后，山峦河谷呈现一派青枝绿叶的景象，南来的风有些灼热，经过半年多时间生长的小麦终于进入了成熟期。

在一个明朗的午后，山中突然传来几声熟悉而又久违的鸟鸣，有时是两声——“播谷”“播谷”，有时是四声——“快黄快割”，大人们告诉我，布谷鸟回来了，快吃馒头了。布谷鸟颇为神秘，我从没有见过它的尊容，只知道它特别守时，还是一种吉祥鸟，总是给辛苦的农人带来丰收的喜悦。读大学后我才知道，布谷鸟就是杜鹃，即古诗文中的“子规”与“杜宇”，有两声、三声与四声杜鹃之说，可惜我没有听过三声杜鹃的鸣叫，听说啼声神似“米贵阳”，颇有些诗意，能引起许多美好的联想与想象。

在家乡，小麦播种时会留出一段空隙，第二年春天间种玉米。麦收时玉米已经一尺多高，为了不伤及玉米苗，只能人工收割小麦。颗粒归仓后，农民必须抓紧时间犁地起垄，并在某一天雨后扦插红薯苗，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时节，老百姓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双抢”。双抢时节，农村中小学校都要放假，大孩子们帮家里干农活，小孩子们则放猪牧牛，做一些端茶送饭的活计。

割麦不是一件轻省的农活，不仅要忍得了辛苦、耐得住骄阳，还要承受麦芒刺身、蚊虫叮咬、麦叶拉口子的折磨。晚上躺在床上，腰酸腿痛，浑身刺挠，很是难熬。割下的麦子要打成捆，再运到晒场上暴晒几日，找一个骄阳似火的正午，打麦人穿上长衣裤，戴着草帽，挥动连枷上场了。先用连枷脱粒，然后用筛子筛选没有打烂的穗子，再摇动风车去壳。整个过程尘埃飞扬，让人呼吸不畅、闷热难耐。收拾干净的麦粒还要在竹垫上晒三两日。除了摇摇风车，整个过程小孩是插不上手的，但因为经历了收获的全过程，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感同身受，理解远比城市小孩形象、深刻。

新麦晒干了，磨成面粉，第一顿总要擀成面条，就着韭菜或者黄瓜炒鸡蛋吃，面条筋道弹牙，韭菜、黄瓜清香四溢，总感觉吃不够。如果臊子是春韭头炒鲜肉或者豆腐干炒腊

肉，能让人撑得走不动路。

除了擀面条，母亲还喜欢用新麦面粉给我们蒸馒头。发面的酵头子是去年留下来的，用井水化开，浇到干面粉里，和面、揉面，放到面盆里发酵，饧发至两倍大时就可以做剂子了。把面团揉压排气，搓成长条，切成均匀的剂子，在剂子上竖着拉一个口子，放到竹笼屉里，柴火蒸20分钟后，开花馒头就熟了。新麦馒头自带甜味，香味浓，回味足，白嘴吃都有滋味。

有人喜欢在和面时放白糖，不加碱，自然发酵，做成圆形剂子，开竖刀或十字花刀。蒸熟后洁白如雪，绵软酥散，久放不坏。当时国营食品店里都有白糖蒸馍售卖，上面盖着红印章，红白相映，很能勾起人的食欲。当时人们收入普遍低，生活还比较困难，白糖蒸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高级食品，偶尔才能吃到。后来，家乡成了旅游名城，白糖蒸馍是很抢手的“伴手礼”。智能手机普及后，自媒体兴盛起来，白糖蒸馍又成了网红食品。

离开家乡三十余年，很想念家乡美食，亲友寄来的特色食品中总少不了白糖蒸馍。我们一家对甜食的兴趣并不大，加之物流发达，好吃的食品唾手可得，夫人、孩子对白糖蒸馍意兴阑珊，只有我情有独钟。

在外地工作这些年，每到端午节，工会都要发粽子。在我小时候，很少吃粽子，馒头、包子、麻花却是要吃的。这些美食都用新麦面粉做成，算是对七八个月漫长等待的回馈，也是对辛勤劳作的犒赏。我们那里端午节的习俗，恋爱的男子要去女方家过节，午饭后再带女朋友到自己家，出嫁的女儿也要回门，往来的礼品篮里总少不了馒头、包子、麻花、油条、鸡蛋等食品，更少不了新麦挂面。

今年端午节前夕，与文友聚会喝酒，聊起当年的农村生活，唏嘘感叹不已。一位编辑朋友说，家乡马上要收麦子了，前一天晚上，他想起父亲当年为了一分钱把一车小麦拉回家的情境，于是哽咽着写了一首诗《归途》。一位文友替他朗诵了这首诗：拉到集市上的一车粮食/又被整整齐齐地拉了回来/爸爸双手驾着辕/我用肩膀拉着纤/归途如此漫长/身影在眼前不停地摇晃/我在半路上抽泣了起来/爸爸蹲在路边抽了一棵烟/此后，再去集市卖粮/归途中有了糖果的清香/再此后，我把归途当作了旅途/爸爸的期望，成了我最美的行囊……朋友的嗓音略有些低沉沙哑，加上郁结于胸的情思，很自然地传达出百转千回的效果，引起了大家深深的共鸣。

每逢“小麦覆陇黄”的时节，黄淮平原上收割机穿梭往来，我总会惦念家乡的新麦面条以及新鲜出笼的开花馒头。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